

淵鑑類函

第四函
玉冊

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八

人部五十七

說

附

說一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 **鬼谷子**捭

闔篇曰諸言法陽之類者皆曰始言善以始其事諸言

法陰之類者皆曰終言惡以終爲謀 又 **揣篇**曰揣情

者必以其甚喜之時往而極其欲也其有欲也不能隱

其情必以其甚懼之時往而極其惡也其有惡也不得

隱其情 **韓非**說難曰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

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

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 又曰夫龍之爲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撓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撓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 漢書藝文志曰從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

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爲之則上詐讓而棄其信晉陸機文賦曰說煒華而誦誑

說二

原左傳曰晉侯秦伯圍鄭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燭之武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惟君圖之秦伯悅與鄭人盟又曰晉卻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

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弗柔何以示懷非威
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爲正卿以主諸侯而
不務德將若之何宣子悅之 又曰吳伐楚入郢申包
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薦食上國虐始於楚寡
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
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也君其取分焉若以君
靈撫之世以事秦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
不入口七日秦師乃出 又曰楚子饗魯昭公於新臺
好以大屈旣而悔之遽啟疆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
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

諸君君其禦備三鄰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
戰國策曰范雎謂秦王曰大王之國北有甘泉谷口
南涇渭右隴蜀左關坂戰車千乘奮擊百萬以秦卒之
勇車騎之多以當諸侯譬若放韓盧而逐狡兔也今反
閉關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大王之
計有失也 又曰秦惠王以女爲燕太子婦燕文公卒
齊王因燕喪攻取十城蘇秦說齊王再拜而賀仰而弔
齊王曰何慶弔相隨之速也對曰人之饑所以不食烏
喙者以爲雖充腸而與死同患夫燕雖弱小強秦之壻
也王利其十城而與秦爲仇以招天下精兵此食烏喙

之類也王曰然則奈何對曰王能聽臣莫如歸燕城卑
辭以謝之秦知王以已之故歸燕地必德王燕無故得
十城燕亦德王是王棄強仇而立厚交也齊王大悅乃
歸燕城 又曰齊王謂趙使者諒毅曰趙豹平原君數
欺弄寡人趙能殺此兩人則可若不能殺請率諸侯受
命邯鄲城下諒毅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猶
大王之有華陽君涇陽君大王以孝悌聞於天下衣服
之便於體膳羞之慊於口未嘗不分輿馬衣裘無非大
王之服御者今受大王之嚴令以報弊邑之君不敢弗
行無乃傷華陽君涇陽君之心乎 又曰齊欲伐魏魏

使人謂淳于髡曰齊欲伐魏能解魏患惟先生也弊邑有寶璧二雙文馬二駟請致之先生淳于髡諾入說齊王曰楚齊之仇敵也魏齊之與國也夫伐與國使仇敵制其餘弊名醜而實危爲王不取也齊王曰善乃不伐魏 又曰趙且伐燕蘇代謂惠王曰今者來過川蚌方出曝而鷸啄之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蚌將爲脯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見死鷸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并禽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互相交兵恐强秦之爲漁父也惠王曰善乃止 又曰昭陽爲楚伐魏移兵攻齊陳軫爲齊王使見昭陽曰今子貴矣王非置兩

令尹也臣竊爲公譬之可乎楚有祠者賜其舍人酒一
卮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蛇
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
能爲足爲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故無足子
安能爲之足遂飲其酒畫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公攻魏
殺將得八城又移師欲攻齊齊畏公甚公以是名足矣
冠之上非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
偃猶爲蛇足也昭陽以爲然解軍而歸 又曰衛客事
魏王三年不得見乃見梧丘先生許之以百金先生曰
諾乃見魏王曰臣恐王事秦之晚也夫人於事已者過

急於事人者過緩今王於事已者緩安能急於事人衛
客事王三年不得見臣以是知王緩也魏王趨見衛客
又曰蘇秦爲趙合從說韓王曰夫以韓卒之勇披堅
甲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云也夫以韓卒之勁與王之
賢乃欲事秦爲天下笑無過此者大王事秦秦必求宜
陽成臯今茲効之明年又求之予之則無地以給不予
則棄前功而受後禍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厭以
有盡之地而應無已之求鄙語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
今西面交臂而事秦何異牛後乎韓王勃然作色曰寡
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 又曰秦王與中期爭論不勝

秦王大怒中期徐行而去人爲中期說秦王曰此悍人也適遇明君故也遇桀紂必殺之矣王因弗罪 史記

曰李斯說秦王曰自孝公以來秦之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强大王之賢由竈上埽除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矣今怠而弗急就諸侯復強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弗能并也秦王聽其計又曰李左車說成安君陳餘曰臣聞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闕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以下趙此乘勝而遠鬪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其勢糧食必在

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道絕其輜重彼前
不得鬪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野無所掠不至十日
兩將之頭可致麾下 又曰酈食其說齊王曰王知天
下所歸乎齊王曰天下何歸曰歸漢何以言之曰漢王
與項王戮力西向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項王負約
不與而王之漢中又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
責殺義帝之罪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即以分其士蜀
漢之粟方船而下項羽有背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
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
坐而策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

大行之坂距飛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王疾下漢王
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齊王乃
聽酈生 漢書曰項羽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月乃
降羽悉令男子十四五以上詣城東欲坑之外黃令舍
人兒年十三往說羽曰彭越強劫外黃外黃恐故降待
大王大王至又皆坑之百姓豈有所歸心哉從此以東
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羽然其言 又曰趙王與
張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爲燕軍所獲燕留之欲與
分地趙有廝養卒乃走燕辟問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
欲得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

其志何欲燕將曰欲得其王耳趙卒笑曰君未知兩人
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亦各欲
南面而王夫臣之與主豈可同日道哉兩人亦欲分趙
而王時未可耳今兩人名爲求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
分趙而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王左提右挈而責
殺王滅燕易矣燕乃歸趙王 史記曰高祖使陸生賜
尉佗印爲南越王陸生進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
弟墳墓在眞定今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
子抗衡禍且及身也漢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
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 東觀漢記曰隗囂聘平陵方

望爲軍師望說囂曰足下欲承天順民輔漢而起今立者乃在南陽王莽尚據長安雖欲以漢爲名其實無所受命將何以見信於衆宜急立高廟稱臣奉祠所謂神道設教求助民神者也囂從其言 又曰隗囂將王元

說囂曰昔更始西都四方響應天下喁喁謂之太平一旦敗壞今南有子陽北有文伯江湖海岱王公十數而欲牽儒生之說棄千乘之基計之不可者也今天水完富士馬最强北取西河東收三輔秦舊迹表裏山河元請以一丸泥爲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囂然其計 又曰功曹李熊說公孫述曰蜀地沃野千里

土穰膏腴果實所生無穀而飽戰士不下百萬見利則
出兵而畧地無利則堅守而力農東下漢水以窺秦地
南順江流以震荆揚所謂用天因地成功之資今名號
未定志士狐疑宜即大位使遠人有所依歸述遂自立
爲天子 又曰鄧禹聞上安集河北即杖策北渡追及

於鄴禹進曰三輔假號往往羣聚皆庸人崛起志在財
幣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尊主安民者也明公雖建
蕃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於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
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
定也上大悅 范曄後漢書曰袁紹奔冀州董卓購募

紹伍瓊說卓曰袁紹不達大體恐懼出奔非有他志今
急購之勢必爲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遍於天下
若收豪傑以聚徒衆英雄因之而起則山東非公之有
也不如赦之必無患矣卓以爲然 又曰曹公軍至新
野傳吳說劉琮曰逆順有大體強弱有定勢以人臣而
拒人主逆道也以新造之楚而禦中國必危也以劉備
而敵曹公不當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師之鋒必凶之
道也願將軍勿疑 **江表傳**曰曹公聞周瑜年少有
俊才謂可游說勸也九江蔣幹有儀容以才辯見稱乃
遣幹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